

医 史 文 献

李 时 珍 治 案 启 迪 录

赵 金 娟*

主题词 李时珍 医案

李时珍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药学家,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临床家。从其治案选择数则,另写启迪录于下。

1 提壶揭盖法治风水案

一士妻从腰以下浮肿,面目亦肿,喘急欲死,不能伏枕,大便溏泻,小便短少,服药罔效。时珍诊其脉沉而大,沉主水,大主虚,乃病后冒风所致,是名风水也。用千金神秘汤(方出《医学发明》,由苏叶、桔梗、生姜、桑白皮、人参、茯苓、木香组成)加麻黄,一服喘定十之五,再以胃苓汤吞深师蓄术丸(方出《外台秘要》,由香薷熬膏,加白术末和丸而成)。《《本草纲目》卷十四)

启迪录:“喘急欲死,不能伏枕”,标急在肺。肺为五脏六腑之华盖,为水之上源,肺气宣发,水自常流,自无风水可言。今肺失宣发肃降之职,风水泛滥,提肺之华盖,风水自消。关键在于轻清宣提肺气,继之以健脾。既除了标证,又巩固了堤防,脾气亦健,是以调理而安。

2 升举清阳法治饮酒后寒中案

一人素饮酒,因寒月哭母受冷,遂病寒中,食无姜蒜,不能一啜。至夏酷暑,又多饮水,兼怀怫郁。因病右腰一点胀痛,牵引右肋,上至胸口,则必欲卧。发则大便里急后重,频欲登圜,小便长而数,或吞酸,或吐水,或作泻,或阳痿,或厥逆,或得酒少止,或食热稍止。但受寒、食寒,或劳役,或入房,或怒或饥,即时举发。一止则诸证泯然,如无病人,甚则日发数次。服温脾、胜湿、滋补、消导诸药,皆微止随发。时珍思之,此乃饥饱劳逸,内伤元气,清阳陷遏,不能上升所致也。遂用升麻葛根汤合四君子汤,加柴胡、苍术、黄芪煎服,服后乃饮酒一、二杯助之。其药入腹,则觉清气上行,胸膈爽快,手足和暖,头目精明,神采迅发,诸证如扫。每发一服即止,神验无比。若减升麻、葛根,或不饮酒,则效便迟。《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三)

启迪录:时珍用升麻,则有别解,云:“升麻用阳明

清气上行,柴胡引少阳清气上升”,“升麻同柴胡引生发之气上行,同葛根能发阳明之汗”。升麻葛根汤,时珍则用于“治阳气郁遏,及元气下陷诸证……每有殊效。”并云,“大抵人年五十后,其气消者多,长者少,降者多,升者少;秋冬之气多,而春夏之令少。若禀受弱而有前诸证者,并宜此药活法治之。”(同书卷十三)此说扩充了升举清阳法的应用范围。“阴精所奉其人寿,阳精所降其夭”,升其阳精,避其所降,此为益寿之法。

3 通肾行气法治阴间病案

外甥素多酒色,病下极胀痛,二便不通,不能坐卧,立哭呻吟者七昼夜。医用通利药不效,病人叩予。予思此乃湿热之邪在精道,壅胀隧路,病在二阴之间,故前阻小便,后阻大便,病不在大肠、膀胱也。乃用楝实、茴香、穿山甲诸药,入牵牛加倍,水煎服。一服而减,三服而平。《《本草纲目》卷十八)

启迪录:本案辨证为“湿热之邪在精道,壅胀隧道”,“病在二阴间”,小便、大便俱受阻,病即不在大肠,又不在膀胱,可见时珍识病理、审证候之精。“医用通利药不效,”显非通利所能奏效,故另立通肾气治法。因“牵牛能达右肾命门、走精道”,川楝子、茴香、穿山甲等行气开窍,共成通肾气之法,是为时珍在前人基础上的创造发明。本法疗效之神奇,仅“三剂”使“立哭呻吟者七昼夜”霍然而愈,足见医道之精。

4 急救回阳法治痢疾案

浦江郑兄,五月患痢,又犯房室,忽发昏迷,不知人事,手撒目暗,自汗如雨,喉中痰鸣如曳锯声,小便遗失,脉大无伦。此阴亏阳绝之证也。予令急煎大料人参膏,灸气海十八壮,右手能动,再三壮,唇口微动,遂与膏服一盞,半夜后服三盞,眼能动,尽三斤,方能言而索粥,尽五斤而痢止,至十斤而全安。若作风治则误矣。《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二)

启迪录:服用人参,历代医家或有微词,如曰“甘温益气,气属阳,阳旺则阴愈消”,或曰“参、芪补肺火,阴虚火动失血诸证,多服必死。”于是便有视人参如蛇蝎者,而时珍则力辟其非,正其说,指出:“人参补元阳,生阴血,而泻阴火”。本案属“阴亏阳绝”,重用独参以急救回阳,辅之以灸,使回阳固脱,是以转危为安。

*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,北京市北线阁
(100053)

收稿日期:1993-07-07